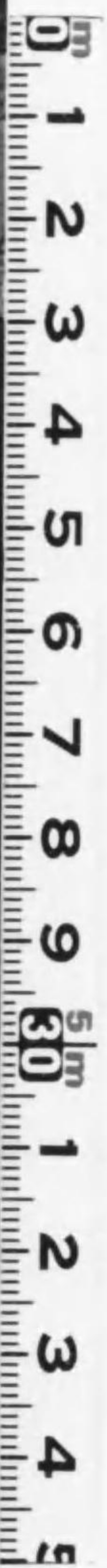


新撰史記鈔 全

特260

177



始



持26
17

文學博士秋月胤繼編

新撰史記鈔

東京大觀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文學博士秋月胤繼編' and '東京大觀堂'.

新撰史記鈔目次

項羽本紀	一
伯夷列傳	四〇
商君列傳	四四
孟嘗君列傳	五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	七二
信陵君列傳	八七
范雎蔡澤列傳	九六
樂毅列傳	一三二
廉頗藺相如列傳	一四〇

淮陰侯列傳

目次

二

一

標註引用書
史記評林
史記編
歷代古文鈔

本紀本者繫其
本系故曰本紀
者理也統理衆
事繫之年月名
之曰紀
下相縣名屬臨
淮
去罷也

櫟音藥
述調及謂有罪
相連及爲櫟陽
縣所逮捕也
新縣名屬沛國
抵致也

新撰史記鈔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

吳中。今江蘇吳縣。分。勅。整。

其能。謂賓客子弟之能。會稽。山名。在浙江。紹興府城東南。族矣。謂為夷三。扛。舉也。通。會稽。假守。殷通也。

桓楚。楚將也。

胸。胡。胡反。動。目而使之也。

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

數十百人。不定數也。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十。謂之涉反。失氣也。下縣。會稽郡下諸縣也。部署。分部而置之。

徇。略也。

陳王。謂陳勝也。

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

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服。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

蒼頭謂著青朝
特起言與衆異
也。

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

黥布。布姓。英。咎
薛之後。後以罪
被黥。故改姓黥。
蒲。姓也。
景駒。楚族。景氏。
駒名。

章邯。秦將。

薛。在徐州滕國
縣界。

襄城。今河南許
州。

定。確辭。

居鄴。今江南巢
縣。陳勝。陳涉名。

楚南公。善言陰
陽。
三戶。言微少。楚
人怨秦。雖三戶
猶足以亡秦也。
鱷。蚌古字。

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彊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

心名也。

以祖諡為號者。順民望也。

盱台縣名。台今作贍。

趣促也。

與國相與交善。為黨與也。市交易也。謂以此易彼也。

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

李由。李斯子。

彭城。今江蘇徐州府。彭山縣。今江南。

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邱。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

鉅鹿縣名。今直隸鉅鹿縣。甬道。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

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

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

子也。上將故言冠軍。

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

竊喻秦。竊喻章邯等。言今將滅秦。不可與章邯等戰也。

高會。大會也。

見糧。現在之糧。

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

徇，營也。謂使其子相齊。

枝梧，小柱為枝。邪柱為梧。枝梧猶枝撐也。假未得懷王之命也。假攝也。

當陽君，鄢布也。

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

轅門，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
棘原，在順德府南。
漳南，漳水之南。
在順德府平鄉縣。
咸陽，秦都。今陝西咸陽縣。
司馬門，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

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

馬服趙括也。

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孤疑。陰使

候軍候。官名。始成其名。

殷虛。故殷都也。

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絳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

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

函谷關在河南靈寶縣

戲西戲水名在陝西省西安府臨潼縣東

霸上霸水之上今陝西省西安府咸寧縣東

鴻門在戲西今陝西省西安府臨潼縣東

鯁七垢反。姓也。內同納。

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

壽謂進爵于尊者而獻無疆之壽籍謂為簿籍

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

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玦。如環而有缺。舉以示羽。蓋欲其決意殺沛公也。項莊項羽從弟。若汝也。

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

按劍而跽言操劍按膝上屈膝以承劍也

舉猶盡也恐不能盡殺也

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

斗。酒器。

酈山。在臨潼縣。

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

吹香噴、歎恨發聲之辭。
四塞、東有函谷、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以已通。

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

說者，韓生也。如約，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故曰：如約，謂令沛公王關中也。

講和也。巴蜀屬今四川省，巴今重慶，蜀今成都。漢中今陝西漢中府。

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

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鄒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

彭城，今江蘇徐州府。
上游，水之上流也。

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卬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

郡縣今湖南郴州。衡山即吳芮。臨江王即柱國共敖。韓廣故韓王。

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

三齊右卽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彭越在梁地。楚不封。

故主趙王歇。

常山卽張耳。

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遣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

五諸侯。常山。河南。韓。魏。殷也。

穀。泗水。皆在彭城。睢水。在彭城城南。擠排擠也。

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

孝惠太子。魯元公主。滕公時為太僕。馭車。

周呂侯名澤。周呂封名。下邑在梁。今河南夏邑縣。滎陽今開封府滎陽縣。傳著也。言著名。京縣名。索亭名。

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

敖倉秦時置倉于敖山名敖倉云在開封府河陰縣

具牛羊豕曰太牢詳同作

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

天子車以黃繪為蓋裏。蓬毛羽輪也。在乘輿車銜左方上柱之。

成皋在滎陽西。今汜水縣。

反國之王謂魏豹。

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樞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

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

廣武，山名，河陰縣敖倉之西。

罷，殺也。

何何，喧擾之意。

挑戰，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

糶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

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

汜音肥，在成皋東。

鴻溝在滎陽東南。

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

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黥陽

固陵，今河南固始縣。

未有分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所畫疆界。

城父，在亳州。垓下，在安徽鳳陽府靈璧縣東南。

楚歌，楚人之歌也。

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黥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

歌一曲終曰闕
虞美人歌曰漢
兵已略地四方
楚歌聲大王意
氣盡賤妾何聊
凡草乘曰騎

陰陵在江南和
州城西北
東城縣名在安
徽省鳳陽府定
遠縣東南

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

辟易。言人馬俱
驚。開張而易。其
舊處。乃至數里。

烏江。在安徽省
和州府東北。
樓。整船向岸。曰
樓。作。載。何。

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

面背也。不正視也。指王翳。馬童指之。而示教於王翳也。若汝也。德恩惠也。我為汝自制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

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

穀城。山名。在山東阿縣。述征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半許。

周生。漢時儒者。姓周也。兩眸子謂之重瞳。

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

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泉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並起。相與竝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

五年謂高帝元年至五年

列傳謂敘列人臣事跡合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六藝即六經也言雖載籍極博不必皆信故考信於六經尙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等篇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曰虞夏者謂諸子雜記許由字武仲堯

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

以天下讓焉乃逃隱于箕山穎水之濱夏時有卞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說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至篇考信於六經而無有則疑于無其人太史公司馬遷自稱文辭指孔子而言既有其家當有其人此言不見文辭則無其事軼詩即下采薇之詩軼同逸不編入三百篇孔子稱其無怨今逸詩之詞不能無怨故可異也傳指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孤竹國名在直隸

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之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以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

叩通作扣。率馬也。首陽山在岐陽西北。西山即首陽山。

徂往也。死也就。歌辭看來亦似有怨。照應諸賦詩可異之句。天道無親二句見老子第七十九章。

肝取肝也。盜跖膾人之肝而舖之。誰香起。仰白日怒貌也。

犯忌諱為人所不敢為。

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德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

擇地而蹈之。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也。

所好。古人之道。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賈子。即賈誼。漢文帝時人。貪夫狗財。四句。見賈誼服鳥賦。同明相照以下五句。見易文言。傳。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喻顏淵因孔子而名彰。青雲有德而負盛名者之喻。

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狗財。烈士狗名。夸者死權。衆庶憑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商君列傳

秦封鞅於商邑。故號商君。刑名即形名。以名責實之謂。自戰國以來。大夫之家有中庶子。有舍人。不可諱。謂死也。

若汝也。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

悲乎悲。疾重而心悖亂也。

帝道。五帝之道。

王道。三王之道。

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

邑邑與他邑通。心不平也。

放做通輕侮也。

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郟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

器指禮。秦頒爵凡二十級。十二爵爲左庶長。五家爲保。十家爲連。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

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

民有二男不別
為活者一人出
兩課

復其身謂除其
賦役也
末利謂工商也
蓋農桑為本故
上云本業耕織
也
牧孥謂設為官
奴婢
宗室若無軍功
則不得入屬籍
名定也
以家次謂各隨
其家爵秩之班
次亦不使僭修
踰等也

初令謂鞅所新
定之法令

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惟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

大良造秦之第
十六爵名也
賞賜即魏闕也
賞記也記列數
令當於此門闕
闕在門兩旁中
間闕然為道也
雍今陝西鳳翔
縣
秦俗父子兄弟
同室居止謂之
內息
南北曰阡東西
曰陌便是井田
之一橫一直
封聚土也疆界
也謂界上封記
也

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剗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詐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

嶺阨。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阨阻也。

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

大梁。今河南開封縣。

於商二縣名。

孟蘭阜。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阜。得與趙良相見也。

反聽。內視。反已視省之謂。自勝。謂克己也。尙。尊也。道。履行也。

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阜。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尙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

掖與腋通
帶與默通

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

望想望也
三置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

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

款叩也
古者車立乘唯安車則坐乘耳

相謂送杵聲

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
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
詩經鄘風相鼠篇

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

逸詩也。

駢脅合幹也。駢乘謂車右也。

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

教政令也。

微少也。蓋謂太子與其師傅將挾怨而殺之也。

客人當作舍人。

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駢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

內同納。

黽池。今河南颍池縣。

刻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惻誠也。

開謂刑峻嚴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

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

俗說五月五日
生子男害父。女
害母。

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使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

爾雅云。玄孫之子爲昆。昆孫之子爲仍。仍孫之子爲雲。

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原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捨業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

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請曰。今且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

抵至也。

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

更，改也。封傳，群券也。

如許也。

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

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

取秦謂與秦爲
歡。趨促也。
厚行厚與行裝
也。此時周最已
出故欲厚其行
裝也。

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

周最本厚于齊。遂之是齊失其信也。今收之則反其信也。則天齊無秦授。則天下之兵皆集齊。齊得秦授而免。於天下之兵則呂禮之功多矣。呂禮與子有怨。得志於齊必惡子於齊。故齊嘗子深矣。齊破則必晉強矣。

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

崩。苦怪反。茅之類。可爲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

伐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綈。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

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傅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

出貸錢以取息也。

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爲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

抵拒也。

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

鞞。用皮約馬胸以引車軸也。

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喜。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也。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

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疆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疆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倉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

忘者無也。

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趙惠文王弟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躡者。繫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躡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躡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

罷癘。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

以禮文得達所欲則善矣。不得則欲以武力劫

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躡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躡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躡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

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

穎錐也。

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

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

信陵君之救邯鄲本爲平原君

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剝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

也。故於趙則爲平原君之功矣。

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也。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

言受城則緣親戚計功。則如國人也。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

躡音脚。草履也。筮有柄者。

緇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筮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

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

趙嘗親秦而復負之。今爲媾所以解也。

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

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

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

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奮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求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

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

傳中不載馮亭事。却于贊中補出。為平原諱也。雖為趙謀則工。自為謀則不可。

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探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信陵君列傳

稱魏公子貴之也。

魏齊魏相也。大梁魏都。今河南省開封府。

烽。作高木。檣。檣。上作枯。檣。檣。檣。頭兜零。以新置其中。謂之烽。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

常低之。有寇即
火然舉之以相
告兜零龍也。

夷門。城之東門
也。

古者乘車。尊者
在左。虛左以迎。
所以尊禮侯生
也。

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
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
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
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
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
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
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
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
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
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
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

俛倪。同。睥睨。不
正視也。

贊。告也。謂以侯
生。福告賓客。
凡言爲壽。謂進
爵於尊者而獻
無疆之壽。

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
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
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
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
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
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
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
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
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
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
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

請。謁問也。

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晉鄙。魏將姓名。

心不快。以侯生既不從行。又不爲之畫計謀也。

無他端。言無他奇策。以發端也。

兵符。古者以竹爲之。後世有銅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

鐵金銀鑄爲物象而用之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合以爲信也。責謂以資財求客報仇。虎威猛之獸也。故以爲兵符。漢有銅虎符。伐功也。

嘍嘍。嘍。烏白反。大笑也。嘍。莊白反。大呼也。謂勇猛之氣。

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嘍嘍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

存。存問也。

小禮無所用。應前朱亥故不復謝。

鞬。音關。盛弩矢者也。

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刎。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爲公子先

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

禮記曲禮上篇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鼻。古罪字。湯沐邑。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

稱平原君之意。徒豪舉耳。謂特貌為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

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辜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

自往從之游。

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

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

以魏亡係信陵傳是信陵係魏之存亡乃表公子也魏王名假

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

摺。拉折也。簣。謂葦葦之薄也。

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

三亭。魏之邊境。

內納同。

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

草具。謂草菜之
饋具也。

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聞周有砥砣，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

此國賢者歸彼明主，言明主割榮微之。

概，感觸也。

詳同作。永巷，後改爲掖庭。離，古曰宮中之長巷也。

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

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

洒然。敬肅貌。先典反。

跽。兩膝被地。

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

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

應謂姦臣謂許之態。

愚。亂也。

韓盧。駭犬也。

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有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

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

文子。田文。孟嘗君也。

疆者未易服。故先附弱者。

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疆則附。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

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阜之道不通。北守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

擊斷。謂刑人。無論不畏王也。

政適。征敵也。

弊御。制御也。

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邱。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

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

綿。厚。緜也。

主人翁。設謂所庸貸。主人翁。

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唯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

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

莖，斬芻也。雜豆以飼馬者。

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日，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

恨，其不及用也。

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辱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

任。保任也。

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

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

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車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內應。卒今武安君旣死。

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魑顏。蹙鞞。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

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

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

符言行道之効

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富貴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

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

批擊而却之也

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

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

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劔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

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

大投言全勝也。

范中行之塗。言三晉之通路。

白公。白起也。

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

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

所爲說言所說之國

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尼惡能激乎。

樂毅列傳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

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

以利誘之日囑。

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菑。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菑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

聞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畱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

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待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

察至也

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

舉發之也

齊器齊祭器也。大呂鐘名。故鼎。燕故鼎。元英磨室。皆燕宮名。

春秋青史也。蚤知。先見也。

慎適庶之分。萌恨同。

郢。楚都。吳王破。楚遠入郢。鷓夷。馬革爲箕。形以盛其尸。而投之江。

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百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鷓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

離羅通。先王知人之名。

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

不達。言其諫不用。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心離叛。

二者。輕棄君而往他國。與不教而明其過也。

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鄱。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走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

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

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燕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

嚴畏肅也。
列觀與衆人同
觀之。

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

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

九賓則周禮九儀。
廣成傳舍名。

嘻。意而怒之辭。

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滎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

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

既缶同。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

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

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制頸之交。謂齊生死。制頸而無悔也。

幾邑名。

收田之租稅者。

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

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畱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

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

邯鄲二字當作鈇戰。

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

來。捧也。

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嘗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如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旣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

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

矢。屎也。謂數起便也。

莫。幕通。

牧。產畜而自保也。

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

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殺者謂能射者。委之言委其殺略。

論都甘反。據路談反。胡名也。

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設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澹盭。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

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閒，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

信，伸也。

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蓐，食未起而牀中食。

王孫如言公子也時以此為尊稱衆辱於衆中辱之也

戲一作庭

連敖司馬也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

無事用信

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

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吃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

暗噁。懷怒氣。吃咤。發怒聲。

嘔嘔。和好貌。

劓弊。手弄角訛。不忍授也。

何所不散。言此敵無不散也。

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約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鍬渡軍。襲安邑。魏

疑兵。益張旌旗以疑敵者。
以木罌鍬渡軍。

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

喋血殺入血流
涉沱也。
樵。取薪也。
蘇。取草也。

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募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歿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

募音蔽，蔽隱於山，使敵不見。

噍，小食也。

殊死，決死也。
逐利，爭旗鼓也。

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弃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

効致也。

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

榆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業而事美衣甘食。

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鄣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榆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

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

驛，以酒食養兵士也。首，向也。八寸曰咫。暴，顯也。

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

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畱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

未合，未交兵也。

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

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

必，必信之也。

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

相面上不過侯。背漢乃貴不可言。

遠行貌。

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維。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

折挫也。北奔也。

容容。飛揚貌。言無安着也。

齊在東。故曰西鄉。止楚漢之戰。聞士卒不死亡。故曰請命。

故舊地。

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

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日。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黥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黥陳澤。故

嬰。抱也。

人心因利而變。不能必其始終。

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

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蠱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

儋，通作擔。

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

遊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

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

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

黨與儻通。不就。不就。召也。

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精。精鐵也。言磨淬精鐵而銳之也。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

集成也。云天下
已集則非畔逆
之時可知。云謀
則無判逆之事
可知。此史遷致
意之處。

淮陰侯列傳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一八四

昭和十年十月十日印刷
昭和十年十月十五日發行

新撰史記鈔

定價金壹圓

有所權作著

著作者 秋月胤繼

發行者 北原義太郎
東京市澁橋區戶塚町一丁目四四八番地

印刷者 綾部喜久二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一丁目十一番地

發行所

東京市澁橋區戶塚町
一丁目四四四十八番地

大觀堂書店

電話牛込(34)六六六三番
東京振替 五二三七一番

刷印所刷印本宮

368
540

終

